

我见我闻

# 追寻有温度的作品

陈智林

“人生何必到百岁？一坡自有一歌随。吾生不恶死，再把清欢赋几回。”2024年春，我携川剧《梦回东坡》剧组从东坡故里眉山出发，来到成都、北京、上海等地，为观众奉上了30余场视听盛宴。每到一地，我都和剧组团队寻着苏东坡的足迹参观、拜谒，在深入体验生活中用心感受角色的情感，以便在舞台上呈现更加真实、感人的表演。乐在其中，也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交相辉映。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培元，用艺术创作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唱响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在人民追求美好未来的实践中实现精神升华，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担当与使命。如何创作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温润心灵、激荡人心，以推动文艺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我始终在深耕细作的文艺实践中探寻。

文化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和发展。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戏曲的生命力在于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在创排川剧《草鞋县令》时，我反复揣摩人物内心，运用“赶锤”“抢背”等川剧特有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尽显花甲之年的纪大奎不计个人安危与得失的务实为民情怀。这部曾斩获文华大奖的川剧作品，让我真正体会到“情真艺精，品在于心”，让我探寻到深挖传统文化资源行之

有效的方法与途径，也让我感受到川剧艺术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

好的戏还要靠观众检验。近期，为进一步传播弘扬巴蜀文化，我带领团队还“量身定制”了戏歌《定风波》《峨眉山月歌》《蜀道难》《蜀相》《春夜喜雨》等，用川腔蜀韵唱四川历史名人的故事和作品。四川省川剧院芙蓉国粹2023年演出735场观众达33万人次，除了有《巴山秀才》《易胆大》《草鞋县令》获奖经典剧目常演常新，还有《芙蓉花仙》《金沙江畔》《变脸》《红漫巴山》《火塘》等展演剧目传承有序。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让四川省川剧院在“以戏聚人、以剧团人”中成为当地戏迷每周必去的戏窝子，是外地游客打卡必经之地。这也激励着我创作与演绎更多优质新作品，努力让本土观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在新时代的“川剧戏窝子”里找到文化获得感。

文化交流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多元多样性。今年年初，川剧《白蛇传》在智利圣地亚哥东方剧场上演，连演三场座无虚席，直到最后一天演出结束，现场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去。“爱上了川剧”“感谢演员将川剧这一瑰宝带来智利”……观众的赞誉，让我看到川剧乃至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独特魅力与力量。在海外交流演出中，受到热捧的还有川剧《芙蓉花仙》《绣襦记》等不同风格剧目，而川剧《镜花缘》《火焰山》



川剧《梦回东坡》剧照

《金子》等作品近年来也纷纷走出国门，探索川剧海外市场化的路子，以川剧艺术形式讲好四川故事、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多地认识了四川、了解了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多元的审美视野，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强大滋养，在守正创新中用戏曲讲好中国故事，让戏曲文化之光为中华文明增添时代风采。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能沟通世界。坚守从艺初心，追求德艺双馨，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迈，立足守正创新赋能文艺自信，在“艺心向党”精品力作中铸就气象万千的艺术群峰，把文艺创作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

烟火人间

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光顾富阳春江第一楼是在2017年。在这之前读过不少名家写过春江第一楼的诗文，但究竟这座楼有怎样的“诗和远方”，一直是我心中所追逐的一个美丽的梦。

那天清晨下起了细雨，如丝如线。瞬间，天地之间透着一股清凉，感觉我走进一种久违的期待里，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性、空灵、自然，甚至有些如梦如幻的感觉。横跨富春江南北两岸的富春江大桥，在雨雾茫茫的景色下，连接着远山近水，却也气势雄浑。行至鹤山脚下，抬头目视上方，春江第一楼在几株古樟树、槐树的枝繁叶茂中，露出一角飞檐，整座楼的形状看不分明，隐约可见匾额上的“春江第一楼”几个字，恰如“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鹤山脚下明代古城墙遗址一侧的石阶向春江第一楼登临时，忽然发现自己对富阳竟是如此陌生，陌生得让自己有些心绪不宁，原来藏在心中的那些已知的关于富阳的人和富阳故事不知道彼时去了哪里。能够在头脑中蹦跳出来的仅有的关于富阳的词汇，如同一个个不搭界的意象，穿梭着，碰撞着，交织着，仿佛是黄公望画作中或是郁达夫小说里那些色彩与文字的超常涌动，能够带有富阳鲜明特征的一座城、一批人、一条江、一张纸、一幅画，彼此辉映成一个城市的坚韧不拔和意气风发。

伫立在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春江第一楼”匾额下方的廊道上，这里的砖与瓦竟然触摸不到时光的倾心沉淀，飞檐走壁上也找不到岁月走过的足迹。一小块石刻的碑文上，记录着春江第一楼的悲欢离合。那些关于这座楼的一个个故事，在历史的潮水中不断沉浮。迎风挺立，凭栏观景，鸥鸟翔来，江水秀色，孤屿泛绿，拖轮如龙，远山如黛，尽收眼底。所有的一切，期待着雨停后，在簇新的阳光里发出耀眼的晶莹和光芒。

忽然想起了郁达夫也曾多次登临春江第一楼赏景赋诗。1913年9月，郁达夫赴日留学前，好友王祖培等人在春江第一楼为他设宴饯行，他即在席上作一首《东渡别同友人》：

驱鸣几声残，扬鞭泪暗弹。非关行役苦，总觉别君难。云树他年梦，悲欢此夕餐。且将杯酒尽，明日路漫漫。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赠酬诗。此时的郁达夫年少，尚无多大作为。但他却从诗里流露出“明日路漫漫”的感慨，是他对人生的忽明忽暗所产生的透彻领悟。此后，郁达夫在不同时期相继创作了不少有关春江第一楼的旧体诗。

春江第一楼前那条富春江，是郁达夫心中最美的风景。他曾经对挚友楼适夷说：“看过了富春江，西湖便不足道，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差可仿佛。”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郁达夫曾多次因文字得罪当道。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还是在1927年9月秘密接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托，担任我党的刊物《民众》旬刊主编。此后，他曾奔走营救救国社的朋友，参与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联名通电，办刊著文宣传抗战，暗中接济和保护大量流亡的文化界人士等。

经年以后，我没想到我会迁居富阳，更没想到我会成为春江第一楼现在的“主人”。现在该楼的二层摆满了明清古籍和大量的民国图书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期刊创刊号，供人观赏、阅读；一层设茶咖雅座和文创产品，供人品味。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郁达夫曾经坐过的古樟树下，或品茗、或聊天、或静坐、或观景。江风微微、树叶萧萧，那一种清静闲适的气氛，让人感到清新极了，惬意极了。（作者系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长）

## 春江第一楼

谢华

名家名笔

# 北方的荷

冯并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这是荷花怒放时节。

南方的荷花多，北方的荷花也不少。别说济南把荷花作为市花了，唐诗人李白吟咏华不注山，“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便是以水芙蓉也即荷花来比附其山的。而元代的山水大家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更是再现了古诗人眼里的“莲子湖”全景。近现代文学家里，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和孙犁笔下的《荷花淀》，更不知摇动了多少人的心旌，就连一些似乎与荷花挨不上边的地方，也不可随意去忽略。多年之前我到白沟市场去，随意问起，这里为什么叫白沟呢，一位老人说，你算问对了人，我的老爷爷给我说过，老年间这里就是一个大的泗水码头，一到盛夏，满湾满水开着白荷花，可不就叫白沟了嘛。

我想着再到白沟去，但不知道那里的白荷恢复得怎样了，去荷花淀也很方便的，但伏天里天太热，还是就近到京城西客站南边的莲花池去观荷吧，于是邀约两三人奔向莲花池。

去莲花池观荷，并不是头一遭，记得多年前去，那里已经复植了大片荷花，远看近观，已经很有气象。这莲花池的历史很不短，大约在金海陵王迁都中京后不久就出现了。有关莲花池湖水的记载，更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至今仍有一条“莲花河”或传说中刘秀的“洗马沟”，与永定河曲折相连。

有趣的是，金朝政权来自关外的女真部落，不仅全盘接受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也在重要的皇家湖苑里广种荷花，并将“莲花池”唤作为“西湖”。究其原因，

还是来自对南方异常繁盛的荷花文化的一种倾慕。那位首开莲花池的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位宋诗宋词的爱好者和习作者，对南国水乡的采莲曲也会熟知一二，而这是莲花池出现在金朝国都并体现南北文化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令人长思的是，金诗金词也是宋诗宋词很难分割的一部分，就说那位贵为金朝右丞相的蔡松年，虽然在金庭任职，所填的词却是标准的宋词。这位有多种评价的蔡松年也有咏荷词《鹧鸪天·赏荷》，很可能是他出入金宫中在莲花池里赏荷时吟成的。

一路想着，莲花池很快就到了。这里随意进入，不必购票，进门就是“莲花池”水，满眼碧绿扑面而来，从东头一直延伸到西头，莲田连着莲田，直使人感慨汉乐府里“莲叶何田田”的精彩和精妙。

快步走向莲田，一蓬连着一蓬的莲叶如伞如盖、高低错落，但总体上绿叶一线平铺，覆盖了很大一部分水面，那带着柔软绒毛的高耸茎秆，顶着一朵朵粉红色的大花伸向半空，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不由让人想起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最让人喜爱和怜惜的，还是几枝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很有生气地向上涨起。说也巧，一只蜻蜓正好落在翘起的花苞尖上，欲飞不飞，也就信口念出了杨万里的那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在观荷赏荷中，同来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你可要细看的，荷花与莲花还是有区别的，不仅种属有异花叶模样不同，人们对它的文化联想也是不相同的。莲花更多见于佛教文化的诸般细节

里，荷花却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南北的湖沼池塘的日常水土中。莲花虽然也多彩，但一般以浮在水面上的睡莲为多见。荷花要比莲花开得更更有气势，更加落落大方却又摇曳多姿。

不知是谁先谈起一个话题，北方的荷与南方的荷，会有什么同与不同。这倒是需要思量的。要说同，它们荷载的生活感悟与人们欣赏的着眼点是相同的，荷花充分展现了花瓣和花蕾绽开的自然美，也带着社会人性美的附着与寄托。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已经给出了最为明确的说法，这也是人们普遍爱莲知莲的主要原因。要说有什么不同，生在南方水乡的人们，更习惯于将其果实如莲子、莲藕以及伴生的菱角和荸荠，作为上等食材，但北方人群就没有那么细腻了，主要的兴趣在于观叶和赏荷，间或也有卖莲蓬的，但小孩子往往高举头顶，舍不得一下吃掉。除此之外，还有因人群而异对荷花的不同称呼，有人说荷花有10多种雅称，加上俗称，怕有六七十种。其中以比拟和形容居多，比如有把荷花叫作玉环的，是在说荷花雍容，大有贵妃气质，真正有名堂的叫法是“水芙蓉”“芙蕖”“菡萏”和“六月花神”，比较有意义的比拟，则有“君子花”“静友”等。

或者还有自然环境引出的伴生植物群的不同。国人历来就有松竹梅“岁寒三友”的比拟，但暑中植物之友未曾见也。南方的荷花，常与菖蒲与小舟为伴，北方的荷却与芦苇和蒲草有缘。荷花盛开时，也是芦苇扬花时，白茫茫的扫来扫去，也是壮观。它们皆有水中生水中长的习性，“六月花神”与拔节秀穗的苇草在一起，

倒也是北方湖河里常见的动人野景。

一边观荷，一边议论，突然间来一阵急雨，这也是天公的关照呀。好在莲湖边有避雨的大伞，也就躲了进去。凝神去听难得一闻的雨打荷叶的声音，去看雨珠滚落荷叶的模样，这样的场景在杨万里的另一阙《咏荷上雨》有描写，人在舟中，“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咏荷诗咏写到这个份儿上，怕是后来者也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万里有诗在前头。

霎时雨过天晴，我们在心旌摇曳中与荷花道别，但最爱讲的那位朋友，却向湖心招起了手。一只电动小船划过了水面，掌舵的是位穿着公园管理人员短服的中年女士。是熟人吗，我问。当然，要不是看见她，我倒想不起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她和她的同事们，不仅培育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荷花新品，也让埋在地下700多年的古莲子发了芽开了花，但没有她们的指引，谁也不知道这奇事出在哪一株身上。

近千年的古莲子发芽开花，早有耳闻，案例也不少。前不久举行的荷花展，就展出一批700年前古莲子开的花，很是引起了轰动。但古莲子开花的故事出在同样具有千年历史背景并离我们不远的莲花池里，还是引起我的震撼。看来，这莲花池还得一来再来，在观荷之外，也要关注荷花所携带的生命秘密。我在想，荷花既平凡也不平凡，平凡在于她的寻常可见，不平凡在于她的生命力超常。她可是举世罕见的生命轮回和连续不断绽放美丽的活化石呀。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 青草芃芃



二十四节气之处暑篆刻与书法作品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骆芃芃作

